

伊萨柯夫斯基诗选

伊萨柯夫斯基 著

蓝 曼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33年6月第1版 193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900册

书号 10261·195 定价 1.15元

目 次

作者自传.....	1
-----------	---

1914—1923

士兵的请求.....	17
墓地.....	19
夜的记录.....	20
一切都已消失.....	21
不去，我不去.....	22

1924—1930

街上.....	24
沉思.....	25
心爱的.....	27
沿着村庄.....	29
给母亲.....	31
生病的日子里.....	33
在我们的茅屋里.....	36

你在哪儿，炎热的夏天？	38
向温暖的夏天告别	42
荒僻中	44
斯摩棱斯克的四月	46
过去了的	47

1. 在我们的地方
2. 贫穷， 贫穷
3. 西伯利亚土地的故事
4. 可爱的故乡
5. 移民
6. 夜， 沉默着
7. 动身
8. 卖牛
9. 在坟场

春天	62
风	64
火炉里我不放木柴	65
歌	67
离去	69
无人顾盼的小镇	76
在路上	79

1931—1940

秋.....	82
万尼亚·格莱.....	85
国王、神甫和磨工.....	88
柳布什卡.....	106
您呵，春天的霞光.....	109
告别.....	112
儿子们.....	114
父亲.....	117
四个希望.....	120
前奏曲	
第一支歌	
第二支歌	
第三支歌	
第四支歌	
第五支歌	
春天的黎明	
列宁墓边.....	141
革命之歌.....	143
母亲.....	145
她走进接待室.....	148

在林村·····	151
白桦·····	154
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员之墓·····	155
送行·····	157
知道，你那时说的·····	160
姑娘走了·····	161
冬天的晚上·····	164
谁知道他·····	166
卡秋莎·····	168
我向湖中瞥了一眼·····	170
在井边·····	172
不幸的爱情·····	175
在故乡·····	177
唱给我听，普洛柯森娜·····	179
在边疆·····	184
女水兵·····	187
樱桃·····	190
如何接待可爱的小伙子·····	192
山坡闪着一片白·····	195
酒歌·····	197

1941—1945

我生在偏僻的乡村·····	200
---------------	-----

两位女友在歌唱……	202
再见，城市和乡村……	206
对儿子的嘱咐……	208
战斗前……	211
我们走了……	212
前线的树林里……	215
老人……	218
飞机飞往前线……	221
啊，我的雾……	223
复仇者……	225
这里埋葬着一位红军战士……	228
一对滴溜溜转的蓝眼睛……	229
灯光……	234
一封广播信……	236
你好，斯摩棱斯克！……	242
听着，同志们……	245
乌克兰，我的乌克兰！……	248
我的家在何处？……	251
白俄罗斯之歌……	254
新年干杯……	256
“卡秋莎”之歌……	259
俄罗斯颂……	261

归来.....	265
斯杰潘和死神的故事.....	270
您在哪儿，褐色的眼睛？.....	277
少女之歌.....	279
他住在我们村里.....	281
再没有更好的花朵.....	283
燕子.....	285
牧笛忧怨的.....	286
给俄罗斯妇女.....	289
敌人烧毁家乡的房屋.....	293
孤独的手风琴.....	296
春天的歌.....	298
听我说，好姑娘.....	300

1946—1953

我的桦树林已经绿了.....	302
抄自切斯托波尔札记.....	304
绿透的田野.....	306
沿着弯曲的小径.....	307
在田间.....	309
在岔路口.....	311
错误.....	314

我的斯摩棱斯克地方.....	316
春天散步多么美好.....	319
我们之间没有友情.....	321
凄凉的白柳.....	323
祖国之歌.....	325
候鸟飞走了.....	337
你过去是这样，你现在还是这样.....	340
红莓花儿开了.....	342
娜达沙.....	344
走到田里.....	347
橡树.....	349
野樱.....	350
在夏天的田野.....	352
春天，拖拉机手.....	354
竞争者.....	356

仿民歌作品

士兵生活之歌.....	360
结婚之歌.....	363
离别.....	365
怎么，樱桃.....	366

离别曲.....	867
新兵之歌.....	869
误时的婚礼.....	872
穷人之歌.....	874
你说话不算数.....	876
磨坊主的帮工.....	877
后记.....	879

作者自传

1900年，我出生在斯摩棱斯克省，叶林宁斯克县，奥谢里斯克乡，哥洛夫卡村（即现在的斯摩棱斯克省的沃浩特斯克区）的一个农民家里。

我的父亲——瓦西里·纳札洛维奇·伊萨柯夫和母亲——塔里雅·戈里高里耶芙娜·伊萨柯娃有十三个孩子（我排行十二），活在世上的只有五个。几位哥哥，在我出生之前，都在幼年时死去。

我们家是穷苦的，土地十分贫瘠，每年收下的粮食吃不到第二年“新熟”，所以还得设法去购买粮食。每当秋收完了，为筹划买粮钱，父亲不得不去做短工。他年轻的时候，每年如此。他走遍了附近的村庄，给人家修烟筒，装窗玻璃，做各种木匠活。有时，他离家走得很远。

听他讲的故事中我知道，有一次，他竟走到了彼得堡，还有一次，他走遍了白俄罗斯。

后来，在奥谢里斯克地区，他当了一名邮差。每星期二，他便骑上自家养的马，到二十里外的巴甫里诺沃站收送邮件，这个工作，一年可收入十个卢布。

我的大哥巴维尔，在我未出世之前，就被父亲送到了乡间邮局当邮差了。工作了好几年，被提升为见习文书。

我记不起巴维尔是什么样子，他离开家的时候，我才两岁（以后，他在何处再没有消息），但是，我现在的姓还是由他而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大哥做见习文书的时候，有些不重要的一般文件，文书常托他代签，我们兄弟原来的姓是“伊萨柯夫”，这个姓对他来说，很明显，他感到不太体面，也不太好听，由于一种虚荣，于是，他在签署文件时就把“伊萨柯夫”改成“伊萨柯夫斯基”。从那时起，它就成了我们兄弟们的姓。

我和大哥巴维尔一样，都是从小在自学中认得一些字，因此，我们都能帮助父亲做点邮务上的零活。父亲从邮局里领来报纸、杂志，

在没有送到订户之前，我就先读到了。我就在粗通文字的父亲帮助下，一步一步地先学会读，后又学会了写。

那时，乡村里识字的人是很少的，于是，在附近周围的村庄中，我几乎成了唯一能写信的人了。各个村庄里，一些做父母、妻子的，都来找我，求我帮助他们给在外地做短工的亲人写信。每写一封信，我可得到三至五个戈比的报酬。这样，我便可以在邻村小铺子里买些鲱鱼和糖果，每当这时，全家就热闹起来。

1910年秋，在我们那个地区，开办了一所农村初级小学。当时，学校只能暂时设在奥谢里村的农民家里，学校距我们哥洛夫卡村有半公里路。

开始，我和村中的孩子们一起走读，后来，我才被允许全日学习。因为我会读，会写，一入学我就插班第二年级。但是，在学校里，首先使我难耐的，是我的视力很差，我虽然坐的是第一排书桌，可是女教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我一点也看不清。我有眼病，我们家里的人当然早就知道了，但在学校，我把眼病严密的隐藏着，我实在不愿让外人知道，因为，

在我们村子里，有一种坏风气，人们喜欢给人起各种叫人难堪的绰号。把眼病隐藏起来，可以避免被人耻笑、嘲弄。

没有女教师的讲解，当然我是不能明白的，可是她写在黑板上的一切，我一点也看不见，同时，我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自己的“秘密”。怎么办呢？为了不使自己变成全校的笑柄被人戏弄，于是，我便随随便便地辍学了。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特别在冬天，我去学校没有穿的。说实在的，就是有双布鞋也好，可是没有，我只会编草鞋。冬天，我就这样呆在家里，村里的人们把这称做“在家坐炉子”。

没有过多久，有一次，父亲向女教师解释我不能到校的原因，并把我的眼病告诉了她。女教师叶卡杰林娜·谢尔盖芙娜·戈兰斯卡雅便把学校第二年级的全部课程送到我家里，这样，我就能在家里学习了。我十分感激她，永远怀念着她。

1911年秋后，我才算是正式进了学校。于1913年春，我便毕业了。我毕业考试的成绩全部课程都是五分。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值得记忆的考试，因为它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如果把孩童幼稚的尝试也称做诗，那么，我写诗是从1912年开始的。我会写诗，只有女教师知道。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没有料到，女教师竟提出让我朗诵自己的诗作。当时，我非常激动又羞怯，因为我的听众，不仅仅是三、五个学校来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和一些与我不相识的教员，而且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神甫和以考试委员会主席身份的地方官员。

我克制着羞怯，脱口而出，朗诵了两首诗：《神圣的》和《罗曼诺索夫》，成绩是满分。

在这以前，我这个衣着褴褛，赤脚走路的人，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且，那些纨绔学生却常带着一种优越感和轻蔑的目光来看我，而这时，我忽然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人们都争着和我交谈，给我出主意，向我问这问那。据说，教员们的共同意见认为：这是个有才华的孩子，应该让他继续学习，使他的才华得到发展。

我获得了胜利。我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但是，在实现我渴望着的学习之前，整整又过

了两个年头。

学习，这是多么美好和诱人的事呵！可是，我怎样学习呢？又到哪里去学习呢？按我的成绩可以进中学，但谁来交学费，我又有什么办法住到城市里去呢？除此之外，我的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情况，至少应找位医生治疗一下，当然，这也必须到斯摩棱斯克去才行。父亲就连几个卢布的火车票都买不起，哪里还谈得上入中学！

在叶林宁斯克县议会里，有一位掌管全县人民教育的人，他叫米海依尔·伊万诺维奇·包格金。是他帮助了我。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以自己的行为博得了人们普遍对他的尊敬。他用自己极少的一点积蓄，把我送到了斯摩棱斯克，并为我找了一位眼科医生——拉得兹维斯基。

这位医生很不负责任，不知根据什么，便马马虎虎给我写出这样一个结论：“病情严重，有完全失明的危险。不能让他再学习，也不可做家务活。马上应该把他送进盲人学校，这样，他可以早一些习惯那里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判决。没有什么可说

的，我回到家里，陷入绝望之中。我感到，我失去了一切，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谁也不需要我，所有的人们都会离开我，忘记我。

但是，事实说明，人们并没有把我忘记。首先没有忘记我的是包格金，他决心帮我到底。1914年至1915年冬，他又把我送到莫斯科，把我介绍给他所熟识的阿维尔巴赫眼科医学教授。教授认真地给我进行了治疗，他认为：这是一种眼底出血、恶性发展的近视症。他为我配制了眼镜，他说，我还可以学习，但对眼睛应精心保护。

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那时我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按当时的学龄规定，要接收我入学，我的程度不能低于中学四年级。要入学，我必须补习好三个年级的功课。

教员们都来帮助我。我的女教师，也就是戈兰斯卡雅，夏天，把我领到查鲁宾卡村她的家里。在那里，还有一年前以同等学历经过考试获得教员资格的瓦西里也来帮我补习功课。当然，酬金他是分文不收的。相反，他经常用工余赚来的钱帮助我（夏天，他为人补课）。

到入学考试，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三个月当中，我须学完三个年级的课程呵！我从早到晚埋头补习，简直没一点点休息的工夫。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1915年秋天，我终于考入了斯摩棱斯克的沃罗宁中学第四年级。

沃罗宁中学决定，免收我的学费，同时，又经包格金同叶林宁斯克县参议会请求，我得到了每月二十个卢布的助学金。此外，女教师瓦西里叶娃，塔尔芭叶娃，还有斯维斯杜诺夫都在物质生活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在此，向这些人们表示我诚挚的感激，感谢他们的劳动，感谢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感谢他们那善良的同情心。如果没有他们，我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因此，我不能不深深地记忆着这些好人。

在学校里，我生活得十分孤独。我住的是一间小小的房子，伙食也还说得过去，只是同班同学大都跟我很生疏。他们的父母多是有钱的富户，我却是个“庄稼人”。我跟他们在格调，趣味和愿望上完全不同。

在中学里，有一次，我想暗暗地测试一下我在文学上的机缘。当时，教员规定我们每个